权力意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190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897〉[①]

人类怎样才能被提升到其显赫状况和权力的顶峰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首先须得明白,他本人一定要置身于道德之外。因为,从本质看来,道德的目的与此相反,它要阻止或摧毁那种向着显赫方向的发展。因为,实际上这种发展会吸引无数的人为其效力,以致出现一种逆流是自然的。弱者、娇生惯养者、平庸者必然群起抗拒生命和力的光辉,为此,他们必须对自身作出新的估价,借以谴责极度充盈的生命,可能的话,摧毁生命。因此,就道德蓄意制服各类生命而言,它本身就是敌视生命的惯用语。

〈376〉

人的内向化。鉴于和平的实现和社会的建立,强大的欲望无法向外发泄,就试图以幻象来保持内心深处的平静,于是内向化应运而生。对敌意、残忍、复仇和暴力的需求下降,即"倒退了";贪婪和征服处在认识的意愿中;艺术家现出了衰退力和说谎力。因此,欲望变成了人们要与之斗争的怪物。等等。

〈698〉

康德说:"对维利伯爵的这些话(《论快乐和痛苦》1781 年),我可以肯定地说 驱使人前行的唯一原则乃是痛苦,痛苦高于快乐。快乐不是肯定的精神状态[②]"

①编号为尼采之妹伊·福斯特·尼采所编。而尼采研究专家施莱希塔按尼采遗稿恢复了原来的顺序。

②书的标题和引文系意大利文。 ——译者

〈758〉

当今的奴隶制：是野蛮的表现！奴隶为之劳动的奴隶主在哪里？人们不必总是期待两个相辅相成的社会等级并存。

利益和享乐是生命的奴隶理论。“赞美劳动”，这是奴隶对自身的美化——因为他们没有闲适的本事。

〈61〉

我们的时代，由于它不分青红皂白，一心要消灾免祸，所以它是穷人的时代。我们的富人——他们成了穷光蛋！一切财富的真正目的被忘得一干二净！

〈941〉

我们的苑囿和宫殿的实质（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追求一切财富的实质）就是：把混乱和卑鄙置诸脑后，而给灵魂这个贵族营造一个安乐窝。

当然，大多数人认为，那些优美安逸的东西使他们赏心悦目之际，他们的天性就更高了一层。因此，要去意大利行猎、旅行等等，要看书和观剧。他们想以此陶冶自己的性情——这是他们文化工作的意义所在！但是，强者、有实力者想的是陶冶别人，并且不愿意在自己身边见到异己！

于是，也有人走进大自然，不是为使自身显现于其中，而是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这种“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对自身不满者的愿望。

〈725〉

过去，人们认为国家学说是一种精明的功利说：因为现在已经成了现实！——国王统治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谁也看不起国王了。因为，谁也不愿把国王作为自己理想的原始象征，而是作

为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便是全部的真理！

〈1026〉

其实，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称为美德。

恶行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卑劣的、低贱的行为属于屈从者。

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

像拿破仑这样的人应当一再出现才对，他们要巩固对个别伟人的专制统治的信仰。但他们自己却被他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所腐蚀，从而失去高尚的性格。要是在另一类人中实施，他本来可以使用别的手段。那么，一个凯撒也不一定非变质不可。

〈935〉

基本类型 真善、高尚、灵魂的伟大，这些都来自必不可少的富有。因为财富的给予不是为了有所获取——也不想以其善良自诩，——慷慨挥霍是真善的特性，个人的富有是慷慨的前提。

〈282〉

群畜的软弱产生了一种与颓废派的软弱十分相像的道德。他们心照不宣，他们结成帮派（大型的颓废宗教总是依靠群畜的支持）。群畜身上本来没有任何病态的东西，群畜本身是不可估量的 不过，群畜不能决定自身的去从，它们离不开“牧人”——教士懂得这一点……国家是不知己的，不够亲昵；国家无法“引导良心”。教士用什么方法使群畜患病的呢？

〈974〉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每个事实，每种工作给予每个时代和每种新人一种新的信念。历史总是讲述新奇的真理。

〈613〉

内心种种激情的角逐,最后,有一种激情支配了理智。

〈769〉

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蔓延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这样,它就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乐趣。在这方面不断上升的‘ 人化 ’表现在,开始更真切地感到,要真正同化别人是多么困难。正如,我们虽则可以用粗暴的冒犯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同时却会使他人的意志更加疏远我们——也就是说，更难于使之屈服。

〈760〉

我们要像大自然那样,无所顾忌地去处置大众 因为大众要保存这个种类。

〈966〉

与动物不同，人在自己体内培植了繁多的彼此对立的欲望和冲动。借助这个综合体，人成了地球的主人。——道德,在这个欲望繁多的世界中乃是带有地域局限的等级制的表述，以致人不因欲望的冲突而灭亡。因此,起主导作用的欲望就去削弱它的对立面，将其变为替主要欲望活动提供刺激的冲动。

最高级的人也许欲望也最繁多,而且,相对而言维持的时间较长,也最高级。事实上 在植物人兴旺发达的地方,人们会发现强烈相对运动着的本能(例如 莎士比亚),不过是有节制的。

〈983〉

要培养统治者的道德，而这些道德有朝一日会主宰统治者的善意和同情心。伟大驯育者的道德(原谅敌人等于儿戏),要提高创造者的欲望——不再是雕凿大理石！——试把那些人的特殊身份和权力地位同迄今为止的王公贵胄相比较，把罗马的凯撒同基督精神相比较。

〈875〉

比较高级的人和群畜之人。假如没有半人,那么我们就把前代的伟人奉为半神或完神。因为,宗教的出现证明,人类对人已经不感兴越了(“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或者纠集一群人,希望他们象议会一样起到专制统治的作用。

专制，这是伟人的特性：因为伟人要愚化庸众。

〈285〉

我教导你们说:群畜试图保存一种基本类型,并且阻止两种倾向,即防范各种蜕化变质分子(罪犯等等),防范标新立异者。群畜倾向维持现状，它们心里没有丝毫的创造精神。

仁慈正直的人带给我们的是舒适的感觉（与伟大的新人提出的紧张恐惧之感完全相反），是我们个人的安全感和平等感。因为，群畜在这方面美化了自身的群畜本性，并感到心安理得。有人用最优美的言词来形容这种“惬意感”作出的判断——于是产生了“道德”。——但是，人们注意到了群畜对一切真正的人的憎恨。——

〈997〉

我教导说: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也许,某个人能为人的这种生存辩护千年——即一方是丰满的、充盈的、伟大的完人,另一方是无数不完整的、不健全的人。

〈984〉

灵魂的伟大同精神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灵魂的伟大包含有独立性；但假如没有精神的伟大，就不会允许存在灵魂的伟大。后者会引起灾难，即使是出于善意和正义感。劣等的精神应当俯首听命才是——因为它们无伟大可言。

〈602〉

这远景式的世界，这对于视觉、触觉和听觉来说是虚假的世界，就是对于更敏锐的器官来说也是虚假的。但是，假如我们改进我们的器官，那么这个世界的可认识性、概括性、可行性和美感就开始消失了。正如回顾历史的进程，美感就不存在了一样。目的的编排本身就是一种假象。够了，我们了解愈肤浅、愈粗糙，世界也就表现得愈有价值、愈确切、愈美、愈有意义。体察得愈深入，则我们的估价也就下降得愈厉害——简直近乎毫无意义！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等于认识到，崇敬真理乃是虚幻假象的结果——认识到，人们更应当去崇敬远远超过了真理的那种创造、简化、成形和虚构之力。

“一切都是虚假的！干什么都行！”

只有当目光呆滞，希望变得简单时，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出现：也许本来就是如此。

〈495〉

假如“不可欺骗①”这一戒条受到驳斥，则真理就不得不当着另一个法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了——作为保存的手段，作为权力意志。

就像我们爱美一样，它也是创造性的意志。两种意义并存；现实的含义就是，以按我们的爱好创造事物为目的来获取权力的手段。对创造和改造的爱好——原始的爱好！我们只能认识

①见《圣经》：《利民记·戒民数例》。——译者

我们亲手造就的世界。

〈1046〉

1. 要牢牢地保护我们的感官，保持对它们的信仰——而且接受它们逻辑的判断！迄今为止，哲学对感官的敌意是人最大的荒唐！

2. 我们乐于继续建造一切尘世生物赖以生存的现存世界，就象现在那样的(持久地、缓慢地运动着),一一我们无意把它视为假的东西！

3. 我们的估价有助于建造的进程；它们起强调的作用。一切宗教都说："一切都是坏的、假的、恶的！"这种对整个进程的攻击只能出自败类之口！

4. 当然，败类受苦最深，因而也最敏感！知足者没有价值吗？

5. 我们必须了解艺术的基本现象，它叫作"生命"——即创造精神，它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从事创造：以最缓慢的方式——必须首先重新拿出证据，证明它的一切组合体：因为它坚持不懈。

〈178〉

一个教主也许微不足道——就像一根火柴，如此而已！

〈940〉

不可过份的学说，这要向实力雄厚的强者求教，——而不是向平庸之辈求助。节制和修养只能是高度的一个阶梯："金子般的本性"则站得更高。

"你应"无条件地服从,斯多葛主义那里,基督教和阿拉伯教团那里，康德哲学那里都这么说（至于是服从上司，还是服从概念，那是无所谓的）。

比"你应"更高一级的是"我要"(英雄人物)；比"我要"更高一级的是"我是"(古希腊诸神)。

野蛮人的诸神只字不提对尺度有什么兴趣——他们既不简

单,也不轻松,更无节制。

〈999〉

等级制: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

〈870〉

一切弊病的根源: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些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因此,统治的天性被斥之为:1. 伪善;2. 味良心——创造性的天性自认为冒犯了上帝,惶惶然不可终日,被永恒的价值紧箍着。

野蛮人表现出他们没有节制能力。因为他们害怕和咒骂天性的激情和欲望——治人的帝王和各阶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怀疑出现了,是否一切节制都是软弱的表现,或者都是老化和疲沓的开端(因此,拉罗斯福哥也怀疑:"美德"在那些被恶习弄得不再有任何乐趣的人们那里,是否也是一句漂亮话)。节制本身代表艰苦、自我强制和禁欲主义,是同恶魔的斗争等等。对节制的美学天性的天然快感、对节制美的享受被忽略了,或者遭到了否定,因为人们想要一种反幸福论的道德。

迄今为止,人们不相信节制会带来快乐——即骑士在烈马上驰骋的快乐!把软弱天性的适中同强者的节制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最美好的东西被亵渎了,因为弱者,或称放肆的猪猡,给它们投上了一层阴影——最优秀的人湮没无闻了——而且他们也经常误解自身。

〈750〉

腐败的统治阶级败坏了统治者的名声,用"国家"来行使裁判,这是怯懦,因为这意味着没有合格的伟人。最后,人心惶惶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见到任何发号施令的意志力,都会吓得跌落尘埃。

〈874〉

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堕落，这是历史上一切大动乱的起因！如没有罗马的帝王们,没有罗马社会,基督教绝不至于盛行。

当劣等人怀疑是否有较高级的人存在时，危险就大了！那时,人们会最终发现连那些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的人们都具有美德了，发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迄今为止登峰造极的荒唐！因为较高级的人最终会用奴隶主张的美德标准衡量自己——并引以为自豪等等，认为应该抛弃他们身上的一切较高级的品质。

尼禄①和卡拉卡拉②在位之时,出现了荒唐事："庸众竟比至尊的皇帝更有价值！"于是,上帝的形象——钉上十字架的上帝——出现了，他同最强者的形象相去十万八千里！

〈965〉

我看,各国的革命、混乱和带给民众的灾难,比起身临其境的个别伟人的灾难来是微不足道的,人们不要上当！因为,一切小人的苦难之和也算不得什么，不在伟人的话下。——身临危境而不忘自身。即从无数人的灾难中渔利——非同一般——这可能是一种伟大性格的象征，这种性格会征服同情心和正义感。

〈872〉

一个人为自己取得的权利，同他给自己提出的义务和他自认为胜任的使命成比例。最普通的人则无权生存，在较高级的人看来乃是一种不幸。

① 尼 禄（37—68）——罗马皇帝,朱里亚一克劳狄王朝的末代皇帝，残暴好色，妄自丰大，因实行高压政策，透到各阶层的反对。——译者

②卡拉卡拉（186—217）——自211年起为罗马立帝，在位期间压创元老院，处死显贵，屠杀杭拒应征的亚历山大居民，引起强烈末满，后被谋杀。—译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964〉

伟人意识到他统治一国之民的权力，意识到他同一国之或一个时代的暂时的一致——这种觉醒作为自由和意志的扩充——被误认为“利他主义”——这促使他去谋求联系的手段。就这种手段来说，一切伟人都是有独创性的，他们想要按自己的想象组成巨大的社团，他们还乐意把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东西定形，这促使他们去正视混乱。

对爱的误解。有奴隶式的爱，委身的和谦让的爱——既是理想化的爱，又是受骗上当的爱——有一种神圣的爱——它既蔑视又钟爱其所爱，既改造了，也提高了其所爱。

关键在于获取那种无比巨大的能力，通过驯化和牺牲千百万败类的手段去创造未来的人，而不因人们酿成的空前灾难而毁灭。

〈614〉

让世界“人化”，即这个世界日益使人感到自己是地球的主人。

〈595〉

我们的前提：没有上帝；没有目的；力量有限。我们一定要避免给低贱的人想出或规定出他们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

〈860〉

谈谈等级。“平等”的可怕结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这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

〈364〉

利己主义！但谁也没有问起过：什么是自我？每个人都想把

自我同一切自我同等看待，这是奴隶理论——即所谓‘普遍选举权’和‘平等’的结果。

〈998〉

最高级的人生活在统治者的彼岸，没有任何羁绊。因为，他们认为统治者乃是自己的工具。

〈757〉

现代社会主义打算创造一个与耶稣会教义并行的世俗形式。因为它主张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工具，至于为了什么——至今没有弄清楚。

<916)

教会的肆虐都干了些什么坏事：

1. 禁欲主义——公开宣布意志教育的自然功利性和意志教育的禁欲主义必要性，人们似乎还没有这种勇气。浮现在我们荒唐的教育界眼前的乃是“合格的国家公仆”，他是起调解作用的模式，他们以为有了教育和大脑训练，就万事大吉了；甚至从来不认为有必要首先干些别的事情——意志力的教育；人们要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唯独取消了最重要的项目：一个人是否可以有意愿，是否可以许诺；青年人连什么是他自己天性的最高价值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考虑，就结业了；

2. 斋戒：任何意义上的——也作为保持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微妙的享受能力(譬如，暂时不读书，不听音乐，不和颜悦色；也该为自己的美德举行斋戒）；

3.“寺院”——暂时独居。譬如，严禁通信；一种微妙的反省和重新发现自我，它不想避开‘诱惑’，而是想避开‘义务’，即脱出日常事务的环境；超脱刺激和外界权势的暴政，因为暴政谴责我们，只是在反抗中耗费我们的力量，不允许在自发主动性到来少前积蓄力量（让我们细细地查看一下我们的学者们吧；他们只

是消极地思维,即,他们在能思维之前离不开读书);

4.宗教节日——为了不把基督教和基督教价值的存在当成让一切节日气氛都见鬼去的压力，人们就应当粗俗鄙陋。节日里,我们领悟着自豪、忘情、放纵 嘲弄各式各样的严肃和鄙俗；牲口般的充沛体力产生了神性的自我肯定——对这一切,基督教是不能堂堂正正地表示赞成的。宗教节日乃是地道的异教；

5.正视自己天性的勇气，用道德来装扮一番。——不借道德公式也能够唤起对自身的激情：这是衡量一个人对自己天性赞同程度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依靠道德的程度；

6.死亡——应把愚蠢的生理学事实变为道德的必然。一个人应这样生活，他可以在适当时候有死的愈愿。

〈1056〉

我要教导你们一种思想，它授权许多人取消自身的存在——这是伟大的驯化思想。

〈754〉

武装人民——最后是武装了暴民。

〈862〉

需要有一种学说,它要坚强有力,足以达到驯化的目的。即强化强者，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

铲除衰退的种族。欧洲的衰落——取消被奴隶污染了的价值。——统治全球，作为创造更高级人类的手段。——消灭称之为'道德'的伪善(在这方面,基督教乃是真正的歇斯底里 奥

古斯丁①,班扬②)—— 取消普迫选举权：即取消最低级天性借以为高级天性立法的体系。——消灭平庸及其影响。（片面的人，个人——各国人民 通过对立物的匹配,才能使天性充盈。为此，种族要混合。)新的勇气——不是先验的真理（这种真理专找信仰成瘾的人 !),而是自由地从属于一种行时的统治思想,赞如，把时间当作空间的特性等等。

〈67〉

以前，世世代代，为了达到类似的品质和慎终如始的本质，人们采用的手段是 承袭地产,孝敬长辈(对诸神和英雄的信仰起源于对祖先的信仰）。

现在,地产的分散是对立倾向的一部分。报纸取代了每日例行的祈祷。还有铁道、电报,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兴趣,都汇集在一个头脑里。为此,头脑必须坚强有力,灵活变通。

<938)

贵族统治的世界,自我榨取和自我削弱,日趋严重了 !他们由于自己的高雅本能而抛弃了自己的特权，借助亲手改良了的超文明而对民众、弱者、穷人以及小人物的诗意等等感到兴趣。

〈861〉

较高级的人要对民众宣战 ! 庸碌之辈为了当家作主的目的到处伸手。一切纵容包庇和让‘ 人民 ’或‘ 女性 ’出人头第的作法，都等于赞成‘ 普泊选举权 ”,即赞成劣等人的统治。但是,我们必须报复,要把这全部家什(欧洲则自基督教始)暴露无遗,交付审

① 圣 · 奥古斯丁（354—430)—— 岁马时代忍怒家,神李家,井有《忏悔录》、《论土帝之城》等。——译者

② 约粉 · 班板(1628—1688)—— 英国作篆,由予漫礼女传教士的原因放囚禁,在狱中写下《从今世到来世的朝圣之行》(1678)。—— 译者

判。

〈94〉

骑士精神乃是权力赢得的地位。这种精神的日趋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了更广泛、更市民化的领域里去了),在拉罗斯福哥那里我见到了一种对高尚气质的真实冲动的认识——和黑暗的基督教对这些冲动的低劣评价。

法国大革命使基督教得以延续。卢梭①是个骗子 因为他又一次解放了妇女。从那时起,对女人的描写愈来愈有意思了 ——受苦的。后来则是奴隶和比彻一斯托夫人②然后是穷人和工人。然后是染恶习者和病夫——所有这些人都被推上了前台 (五百年来，为了让人们支持天才，历来都把天才描写成忍辱负重的人)。然后是对一切快感的咒骂(波德莱尔和叔本华)坚决主张权力欲乃是最大的恶德,认为道德等于廉洁奉公,绝对正确";人人幸福'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就是基督的天国)。我们正走在通向这个目标的光明大道上 因为,穷人的精神天国已经拉开帷 幕 。—— 中间阶梯 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结果)和工人(机器的结果)。

试比较希腊文化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明。前者坚定不移地信仰自身,后者游手好闲阶层使自身陷于困境,因为后者习尚自我克制。形式上的权力造就了自身的意志。幸福,被认为是目的。礼仪后面隐藏着力和能。享受貌似轻松的生活 ——在法国人看来，希腊人就像孩子。

〈606〉

①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著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译者

② 哈里特·比彻一斯托(1812—1896)—— 美国女作家，主张解放黑奴,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译者。

第一影像——必须说明记忆中影像的形成。然后才是用来形容影像的词汇。最后形成概念，只有产生了词汇，才会生出概念——许多画面集中起来，成为非直观的、听之有声的总体（词汇）："词汇"带来的少许情感同画面的景色类似，就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些简单的情感就是共性即概念的基础。应该把这些微弱的情感视为相同的东西，同是基本依据。因此，在判定这些情感时，这两种近似的情感极易混淆；——然而，谁来判定呢？每个情感中，信仰是主要的。因为，肯定，乃是第一个明智的行为！"把事情当真"乃是开端！然而，我们还得解释"当真"的来历！在"真"字的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呢？

〈958〉

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982〉

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 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2. 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命的程度；3. 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律，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1029a〉

我已经提出了对如此可怕的事物的认识，因此，一切"伊壁鸠鲁①式的享乐"都是不可能的了。在这里，唯有酒神狄俄倪索斯的欲望才顶用：我是发现这种悲剧性东西的第一人。希腊人，

①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1）——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